甘肃省博物馆

传播丝路文明 弘扬陇原文化

林 忻

朗朗神州，祚传千载；漫漫丝路，泽遗百代。在这条西行古道上，甘肃省重镇棋布，是东西交通的要塞之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漫长的历史演变，赋予了甘陇地区丰富的古代物质遗存和深远的文化底蕴，这也为甘肃的文物与博物馆事业发展奠定了深厚卓异的基础。

从白垩纪古生物化石到石器时代的彩陶，从汉代的丝路珍品到唐代佛教艺术粹宝，甘肃省博物馆独具特色的馆藏蕴含着深厚的社会历史信息，既反映了古代甘陇地区的人文面貌，又为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① 时空序列——展示丝绸之路文明史

观众与胡人俑“对话”

甘肃省博物馆的“时空序列”尤其久远悠长，通过古生物化石展、彩陶展、佛教艺术、丝绸之路文明展、红色甘肃革命展览以及结合新近学术或发掘成果举办的各类特展，观众在博物馆中可以从远古时代一直走到近现代，从不同角度了解甘肃地区的历史发展。

在所有常设展览中最为瞩目的即是“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厅，这里集中展示了古丝绸之路甘肃段的历史资料，主要包括青铜器、金银器、汉唐丝织品、佛教造像、宋元瓷器等丰富多彩的文化遗物。展厅背景显现出西北风情，使观众仿佛置身于驼铃阵阵的古道上，时空对话之感益深。甘肃省博物馆馆长俄军介绍：“‘丝绸之路文明展’是我们甘肃博物馆的特色，在陈列形式上我们做了一些独出心裁的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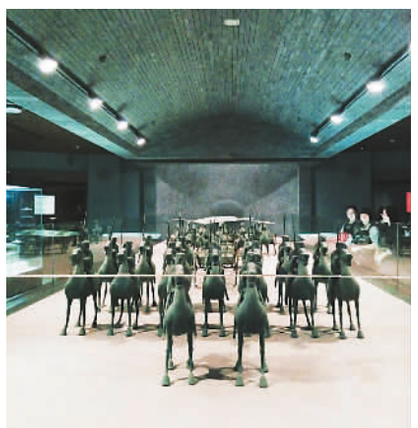
展览分为“前奏”“开拓”“繁荣”和“绵延”四大单元，以时间为线索，依次展现了丝绸之路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主题。

“前奏”集中叙述了丝绸之路的几个成因，从甘陇地区在东西交流中所处的关键地理位置说起，并以周、秦文物为主要资料，如周朝造型独特的青铜复合兵器人头形铜钩戟以及秦公大墓中的编钟和金饰片等。

“开拓”则着重介绍从汉代至魏晋的丝路发展，从张骞“凿空”，到使者往来、守郡系统和边塞生活的展示，复原古代烽火台场景，加之以汉代简牍、丝织品、墓葬壁画等资料，便于观众从情景和实物切入，多方面了解丝绸之路上的真实状况。“甘肃被专家称作简牍之乡，目前我国出土的汉简82%保存在甘肃。竹木质地的简统称为简牍，是我国书籍的最早形态。”讲解员张绍轩向观众介绍说。

“繁荣”部分来到了物质文化交流兴盛的隋唐时期，甘肃作为商贸的重要中转地带，中外商旅、僧人以及能工巧匠们，将华夏文明的丝绸、瓷器和造纸技术西传，同时将中亚地带的文化因素传递回中国。多种文化融汇交流，体现在历史文物上，就是产生了胡人三彩俑、受异域金银器造型影响的工艺品等。展览复原了石窟大佛殿，其顶部光线庄严静谧，衬托佛陀之光。

“绵延”至宋元时期，其辉煌多彩的织锦、瓷塑、佛经、书画代表着丝路文明的不断发展和丰富延续。



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车马仪仗队

② 远古风韵——呈现历史文化研究成果

来到另一个常设展览——“甘肃古生物化石展”时，观众可以从地球演变看起，概览距今6亿多年的远古海洋生物兴衰，再到“爬行动物的时代”——中生代回顾恐龙化石的面貌，直至“哺乳动物的黄金时代”——新生代，探寻曾与古代人类共生的黄河古象、和政羊和三趾马。

“甘肃远古彩陶”展览，有曙光初现的大地湾彩陶，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史前陶塑、陶鼓等遗物。既展示了造型各具特色的彩陶和纹饰，还通过复原古代陶窑，向观众展现了远古居民烧制陶器的过程。在“庄严妙相——佛教艺术馆”中，观众可以看到受古希腊罗马影响而凹目高鼻的犍陀罗佛教艺术造像以及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胡风汉韵和盛世梵音，并感受其在宋元以后逐步步入世俗化的过程。

除常设展览之外，甘肃省博物馆近期的临时展览——“秦韵”系列展览也异彩纷呈。

近期追索入藏的32件金饰片

近年来，被盗或流失海外的文物返还国内的工作正在积极进行，适逢第10个文化遗产日，甘肃省博举办“秦韵——大堡子山流失文物回归特展”，将国家文物局近期追索并入藏本馆的礼县大堡子山早秦文物划归专题，展示文物回归历程，追溯早秦遗韵。

“本次返还入藏的文物，主要是32件金箔饰片。展览通过叙事性手法，以大堡子山先秦墓葬遗址遭到大规模盗掘为序，以金饰片追索返还经历为主线，展示了大堡子山文物被盗掘、转卖、流失、追索返还、入藏的历程。”志愿者讲解员向观众们如是介绍。

今年9月，“秦韵”的另一特展——秦文化与戎文化十年考古成果展也在甘肃省博开展，向观众展示了2004年起对秦人和西戎关系的新认识、一系列突破性学术发现和十年以来的研究总体成果。

古生物展厅中的化石

③ 面向未来——寻求博物馆与时代共鸣

文物保护修复开放日——了解、感受、体验

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甘肃省博发展的又一重要机遇。俄军谈到：“‘一带一路’是一个兼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概念，对于我们学者来讲，一定要紧跟中央，利用这个机遇来拓展我们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用研究的成果促进文化的发展和开放。”

自新世纪以来，博物馆为社会及经济发展服务的属性日益彰显，甘肃省博遵循以人为本的发展导向，更好地为广大观众提供优质服务。

“能感觉到展览在营造一个适合我们去探究和学习的环境。”和同学一起前来参观的大学生这样评价道，“各个展厅之间展线比较明确合理，参观间歇可以在休息区和朋友舒舒服服地喝杯茶，再上楼继续参观，这样的参观学习不失为一种享受。”

本着“传播丝路文明，弘扬陇原文化”的服务宗旨，每周按时出现在展厅中的兰州大学博物馆志愿者们用热情感染着前来参观的观众们，成为甘肃省博一道独特的风景。

“也是因为从小就喜欢博物馆吧，现在在历史专业学习，在博物馆当志愿者，一方面为人服务，另一方面也能充实自己的课余时间，感觉这个团队很有意思。”一位学生志愿者说道。

针对学术交流和公众普及层面，博物馆紧扣地域特色，拓展国际视野，先后举办“中国博物馆西部论坛”“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学术研讨会”等系列活动，举办学术讲座，为观众群体提供与敦煌研究院学者的交流机会，就“敦煌艺术类型”“敦煌学与敦煌文献”等问题进行探讨，并邀请其他高校与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讲授文物保护、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前沿成果。逢文化遗产日或国际博物馆日，为使社会公众进一步了解文物与博物馆相关知识，甘肃省博举办“文物保护修复开放日”等体验活动，让观众近距离接触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感受和体验文物保护修复的过程。

博物馆服务也渗透到生活中。2015年，甘肃省博物馆少儿艺术中心正式启用，系列亲子活动随之展开。恰逢新年伊始，春节初一至初六每天都有不同的“博物馆里过大年”活动，从“剪纸庆春”到“喜闹花灯”，还有艺术彩塑、编织中国结等简单易学的动手项目，制成的工艺品也成为了各个家庭新年里的装饰。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甘肃省博为小朋友们举办了“我的博物馆，我的中国梦”绘画比赛及展览，300多位“小画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百米长卷上留下对未来的憧憬。

在“我的博物馆，我的中国梦”绘画比赛参展上“小画家”正在接受采访。

□展馆新气象

让观众与先人『对话』

林 忻

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进入博物馆，展览陈列撷取最具代表性的文物资料，并采用创新的展陈形式，使观众仿佛置身于时空对话环境之中，从一个旁观者更多地转化为参与者，从单纯地欣赏“珍宝”，转变为与创造历史的先人进行“对话”。

博物馆与时代的共鸣不仅体现在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上，也体现在诸多现代技术手段的应用上。博物馆的展览展示、安防、文保，无不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其应用程度已成为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指标之一。

在展览展示方面，现代技术手段使其展示方式更加多样，展陈效果更具张力，让文物跳脱出保存的安全性考虑，突破传统纸本阅读和单一展览呈现的限制，以数字化形式更近距离地接触观众。通过多媒体虚拟点播系统和投影方式的虚拟电子书，为观众提供新颖的参观感受；借助新形式的互动游戏，在增强展览趣味性的同时，让观众（尤其是小朋友们）对展览叙述的知识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甘肃省博是国家一级风险防范单位，为形成可靠的纵深防护体系，采用“三道防线”，以“物防”和“人防”有机配合，完善系统工程。对于博物馆来说，文保工作是文物研究和展陈的基石。为使曾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损坏的大批珍贵文物得以供研究与展陈所用，甘肃省博在文保工作方面倾力尤甚，运用了大量先进技术，包括出土文物的超声波清洗，保存过程中的真空充氮保护，以及针对不同类型文物资料的特殊技术，如纸张脱酸技术、干燥地区糟朽木器保护技术、X射线陶器探伤技术等，并基于影像构建文物三维重建，以便与数字化登记系统无缝衔接。

观众用相机记录展厅中的精彩内容

□藏品撷英

《仪礼》简

汉代，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简长51—56厘米，宽0.5—0.8厘米。

木简顺置于男棺盖前端，分木质和竹质两种，共496枚，为甲、乙、丙三种版本《仪礼》。具体内容是：甲本为《仪礼》17篇中的7篇，并有经、记、传，共有简398枚；乙本仅存“服传”一篇和经、记、传，共有简36枚；丙本仅存“丧服”一篇和经、记，共有简34枚。简长相当汉制2.4尺和2.1尺，是古籍记载当时抄写儒家经典的标准简长度。正面打磨光滑。甲、乙本四道编纶，丙本五道。每简正面书字一行，甲本每简容60字左右，乙本每简百余字，丙本为竹简，每简20—60字不等。这是目前所见《仪礼》的最古写本，在版本校勘上有很高的价值，且书写工整秀丽，是汉代墨写隶书的上品。

铜奔马

汉代，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通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1厘米，重7.3千克。

造型矫健精美，作昂首嘶鸣、疾足奔驰状。塑造者摄取了奔马三足腾空、一足超掠飞鹰的刹那瞬间。让飞鹰回首惊顾，更增强奔马疾速向前的动势。其全身的着力点集中于超越飞鹰的一足上，精确地掌握了力学的平衡原理，达到了卓越的工艺技术水平。铜奔马是按照良马的标准去塑造的，集西域马和蒙古马等马种的优点于一身，特别是表现出河西走马秉赋的对侧步特征。构思巧妙，艺术造型精炼，铸铜工艺卓越。铜奔马被认为是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使者和象征，被视为中国旅游的标志。

鲵鱼纹彩陶瓶

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距今5200年前），天水市甘谷县西坪出土。

高38.4厘米，口径7厘米，底径12厘米，小口、长径、平底，腹上有双耳，颈部有堆纹一圈。瓶腹绘黑色人首形的鲵鱼图样，一双短臂向外伸出，全身为斜格纹，尾部弯曲。

肃府本《淳化阁帖》

明代，高27.4—34.5厘米，宽36.5—40.7厘米，厚5—8.9厘米。

《淳化阁帖》是北宋王朝编印的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书艺法帖，集宋代以前书法艺术之大成。不幸的是，此帖印数不多且刻版即毁于火，所以流传的少量帖本，后来成为稀世之珍。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封其第14子朱瑛为肃王，王府就设在兰州，同时赐他一部宋初拓印本《淳化阁帖》。肃王府一直视此帖为传代之宝，秘不示人。延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方由著名金石摹刻专家漫如玉、张应召主持，采用陕西富平所产质量特优的铜磐石摹刻，历时七载，完成两面刻文的帖石共144块。据甘肃省博物馆研究书法的秦明智、徐祖蕃两位老专家考证，肃府帖本的前8卷，确系当年北宋宫廷刻版的原拓，今西安碑林所立帖石，即据肃府初拓本重摹而成，“足见肃府本影响之大”。这套刻石是如今尚存的时代最早、质量最好、保存也最完整的一部淳化阁帖刻石。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确认其为国宝级文物，是甘肃省博物馆铜奔马之外的另一宗镇馆之宝。帖石逼真地再现了包括王羲之、王献之、张芝、钟繇、索靖及欧、褚、颜、柳诸家在内的宋以前历代书法巨匠的精品，堪称我国书法艺术的一座宝库。同时，甘肃省博物馆还保留了一部明代翻刻的《淳化阁帖》拓本，被称为阁帖中的“善本”。

石观音菩萨立像

隋代，秦安县出土，像高132厘米。

头戴四瓣花冠，冠正面饰阿弥陀佛像，以示观音将来继承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面形圆润，眉目清秀，表情慈善安详。袒上身、斜披络腋，颈佩宽边项圈，正中缀一宝石。左右肩头各饰三条披带。整个造像刻画细腻，手法洗练，神态自然。这种单体的观音造像在北周至隋代时期成为中国佛教雕塑的一大特色，是件难得的佛教艺术珍品。

广告处 电话 65369288 传真：(8610) 65003109 总编室 65369316 经营部门 65369405 发行部 65369319 零售周一至周四1元/份 周五1.5元/份 周六1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8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153号